

[苏] 阿·列·托尔斯泰 著

列夫·托尔斯泰小女儿

回忆录

何君俐 刘耀欣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小女儿回忆录

〔苏〕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托尔斯塔娅

何君俐 刘耀欣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小女儿回忆录

[苏]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托尔斯塔娅 著

何君俐 刘耀欣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印张 58千字

1990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039-0713-4/I.351

定 价：1.80 元

内 容 简 介

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托尔斯塔娅，是列夫·托尔斯泰 13 个子女中最小的女儿，生于 1884 年，正是在这一年，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她伴随了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充满激烈矛盾的晚年生活。1910 年 10 月 28 日，列夫·托尔斯泰第二次离家出走，阿列克山德拉帮助父亲收拾东西，她是唯一知道父亲秘密住地的人。列夫·托尔斯泰病倒后，她日夜守护在父亲床边，直至他 11 月 7 日逝世。

列夫·托尔斯泰死后，她致力于出版父亲的遗著，宣传托尔斯泰的思想。1920 年，她因涉嫌与地下组织“战略中心”有关而被苏联当局逮捕。1929 年，她收到去日本讲学的邀请，去了日本。1931 年后在美国定居，开始了流亡生活。1948 年以后，苏联报刊上开展了对阿列克山德拉的诽谤宣传，她被指控犯有叛国、间谍罪，她和祖国的一切联系中断了。她的著作在苏联被禁止出版，她的名字不久前还是被禁的，只是在她死前不久才开始和祖国有一些联系，她被邀请参加 1978 年列夫·托尔斯泰 150 周年诞辰纪念日，她写到：“我很痛苦，在对于我这么珍贵的日子里，我不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和你们，和我的人民在一起。我的心永远不会和你们分离”。1979 年，阿列克山德拉在美国病逝。

本回忆录译自苏联《新世界》杂志 1988 年第 11、12 期，

是最近在苏联发表的仅见的有关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家庭生活的回忆。由于作者伴随列夫·托尔斯泰的整个晚年生活，又和其父关系亲密，感情相通，思想相合，回忆录能真切入微地反映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感情。列夫·托尔斯泰其他子女的回忆录描绘的是他们孩提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那时，家庭生活幸福和谐，母亲温柔，父亲细心，关怀备至；而阿列克山德拉则完全在另一种气氛中长大，即家庭混乱，父母反目。她用童年的目光猎取了托氏大家庭在这一复杂而痛苦的时期生活中最有特点的细节。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伟大作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精神风貌。

译者 何君俐 刘耀欣

前 言

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小女儿的回忆录。1884年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生活中充满激烈矛盾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林中空地)的庄园，从“疯子的家，被疯子控制的家”中出走，但他半路又返回来了，因为他的第12个孩子该降临人世了。“分娩开始了，”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到，“这是家庭中最高兴、最幸福的事情，那些不必要的、痛苦的事情过去了”。女儿6月18日出生，叫阿列克山德拉。那时，托尔斯泰也没想到，这个一出生就受到父母冷遇的女儿，将在他的生活中、心灵里占据很大位置，将成为他志同道合的、忠实的、热忱的朋友，将用她强烈的爱照耀他的晚年生活。

托尔斯泰开始在日记里作简短附注：“和萨莎(阿列克山德拉爱称)去采蘑菇了，非常愉快”，或者“和萨莎摘胡桃”。稍后，父亲开始和长大的女儿讨论严肃的问题。从1901年起，萨莎掌握了打字和速记后就自己承担了打字员的工作。“誊写父亲的手稿”，她后来写道，“是我最喜欢的东西，特别是替他誊写文艺书籍。他有急件时，我能通宵坐着给他誊写”。

托尔斯泰重视女儿秘书工作的价值，但他更珍惜的是女儿对自己的态度。她弥补了家庭生活方式的不足，家中的一切，托尔斯泰都感到格格不入，是荒谬的。“萨莎走了”，这是他1910年4月14日记录的，这天萨莎去克里米亚医治她初

患的肺结核。“我爱她，需要她——不是为了事业，而是她合我心意。”有时他也慨叹：我特殊地爱她，这对她不好。

托尔斯泰和小女儿的关系也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无冲突的。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有一种难管教的、任性的性格，有时常常是鲁莽、倔强的，托尔斯泰近乎病态地对待她的“出轨”举动，他们之间常发生辩白、指责的情景。一次，托尔斯泰脱口说出：“我不需要你的速记，我要的是你的爱。”

把他们连在一起的爱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和他生病的日子里。1910年10月28日夜里，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帮助父亲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她是托尔斯泰所有孩子们中唯一知道父亲秘密住地的人。她和父亲一起走过艰辛的道路，到达阿斯塔波沃。她日日夜夜守护在父亲床边，想方设法防止那命中注定的结局……

父亲死后，阿列克山德拉·托尔斯塔娅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履行父亲的遗志，实现父亲的遗嘱，使父亲流芳百世的事业。在她的直接参与下，三卷本的Л·Н·托尔斯泰(М·1911)的《文学遗著》出版了。1918年，组织了“Л·Н·托尔斯泰著作研究和推广合作社”(其成员有著名学者А·Е·格鲁津斯基、В·И·斯列兹涅夫斯基、А·А·沙赫马托夫、М·А·齐亚夫洛夫斯基、С·Л·托尔斯泰和其余为作家的手稿进行了大量选择和分类工作的人员)。她被委以重大的行政责任：根据人民教育委员А·В·鲁那恰尔斯基的指令，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被任命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家庭博物馆的全权代表，以后她成为该博物馆的馆长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模范实验站的站长。由于她不倦地奔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得以完整保存，莫斯科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充实。

但严峻的考验落到了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头上。1920

年,她因地下组织“战略中心”被逮捕,但她不是该组织成员。从20年代中期开始,当局对她传播父亲博爱思想的活动干涉得更加厉害了。对于托尔斯泰人生观的宣传——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在其中看到了人生的意义,遇到障碍。她明白,在现有的条件下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于是就产生了离开祖国的念头。1929年,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收到了讲学的邀请(关于托尔斯泰),她去了日本。在那里住到1931年。然后在美国定居了。托尔斯泰的小女儿开始了流亡生活——尽管不轻松,但是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她经常作有关自己伟大父亲的学术报告,著书撰文写父亲、写自己。

A·П·托尔斯塔娅最杰出的著作是二卷本的基于文献和取材于个人回忆的《父亲》(第一版——纽约1953)一书,书中依次介绍了作家在82年人生历程中的生活。写完这本书,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着手写自传,书名为《女儿》(伦敦、安大略、加拿大,1979)。书中讲到父亲死后,她的生活方式如何形成;讲了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西方和土耳其战场上,她在卫生队的服务;讲述了战后的劳动和艰辛;描述了与卢那察尔斯基、缅任斯基、加里宁、斯大林的会面;写了旅日生活和“在美国的第一步”……在这本书中,A·П·托尔斯塔娅充分地显示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

“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如此不安于流亡生活。她住在自己的农场‘按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方式生活——简单、质朴,自己在田间劳动……由此她还留下点东西:带链的夹鼻眼镜,用带大扣子的宽带子勒紧在大鼻子上。’——不止一次在她家做过客的H·别尔别洛娃回忆道(H·别尔别洛娃,慕尼黑,1972)。遗憾的是,1948年以后,在我国的报纸上,开展了对作家女儿恶毒的诽谤宣传(那个时期通常被指控叛国、间谍及诸如此类罪状),她和祖国的一切联系中断了。阿

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的著作在我国没有出版，她的名字不久前还是被禁的，只是在她死前不久（1979年）才开始和祖国有某些联系。А·Л·托尔斯塔娅在回复邀请她参加1978年托尔斯泰诞辰150周年纪念日时写道，“我很痛苦，在对于我这么珍贵的日子里，我不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和你们，和我的人民在一起。我的心永远不会和你们分离。”这时，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已经病得很重了……

我们发表的回忆短文曾在巴黎《现代札记》杂志上（1931年，45、46期）刊登过，名为《摘自回忆录》。谢尔盖·托尔斯泰、伊里亚·托尔斯泰、塔吉安娜·托尔斯泰都留下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但他们描绘的是孩提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家庭幸福、和谐，母亲温柔，父亲细心，关怀备至。而阿列克山德拉·列沃夫娜完全在另一种气氛中——家庭混乱，不和睦的情景中长大。她用童年的眼光猎取了托尔斯泰大家庭在这个复杂而痛苦的时期生活中最有特点的细节。А·Л·托尔斯塔娅更多地谈到了自己，对自己不幸的命运，很多地方写得很成功。伟大作家的小女儿的回忆录把我们带到了托尔斯泰的家里，使我们听到家中众多成员的嘈杂声，尝到了与不寻常的人物——托尔斯泰交往的幸福，他以自己全部精神上的影响出现在此书各个篇章中。

编者

目 录

内容简介

前 言

- 一 我的出生 (1)
- 二 我们的家庭 (5)
- 三 我孤独 (16)
- 四 在莫斯科 (26)
- 五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阴沉人” (35)
- 六 困惑 (47)
- 七 《复活》、塔妮娅结婚、革除教籍 (58)
- 八 姨妈 (68)
- 九 忏悔 (77)

一 我的出生

星期天，没课。我披上长罩衫，脚套到暖和的毡鞋里，跑到女仆房间找保姆。小铜茶炊在食桌上沸腾，角落里神像前的长明灯亮着。屋里很热，但我似醒非醒，有点冷，所以我很惬意地喝着热茶。

“你不要果酱吗？”保姆^①问我。

“不，不要，你最好讲点什么！”

“噢，讲点什么！”保姆的声音又粗又刺耳，但我在她这儿是客人，她喜欢我，所以尽量说得柔和些：“没什么好讲的。”

“好啦，亲爱的阿姨，讲讲阿辽沙吧^②。”

保姆深深地叹气。

“阿辽沙是天使，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安息。”保姆一边说，一边在胸前画十字。“怎样的一个孩子啊，怎样的……眼睛机灵又明亮……唉！不想再回忆什么了。这些英国女教师们……”（保姆不能容忍外国阿姨和家庭女教师，总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嫉妒他们）“空气，空气！”保姆抓着自己胸部表演家庭教师们如何呻吟。“她们只是迷惑了伯爵夫人……风很凉，直对着吹，难道能这样吗？孩子就这样感冒了。先前人们活着，没有空气也活着，活到一百岁……阿辽沙死的时候，你太小了，傻傻的。你笑，高兴得很，在想什么，像个洋娃娃……”

^① 安娜·斯捷潘诺夫娜·苏科林戈娃。

^② 阿列克赛（阿辽沙）是托尔斯泰的儿子，本文作者阿列克山德拉（萨莎，是托尔斯泰的第12个孩子，最小的女儿）的哥哥，生于1881年10月31日，死于1886年1月18日。

而他躺在小棺材里，像活着一样……”

保姆呜咽着，从印花布褶裙的口袋里取出手巾，擦她发红的眼睛。

“只是让你难过了。”

她慢慢站起来，给自己斟了一碗茶。她的茶碗很大，天蓝色的，上面写着“祝贺安琪儿生日”。

“最好喝茶吧。”

保姆默默地喝着盛在碟子里的冒热气的茶，一边吹，一边大口喝。我不喜欢阿辽沙的故事，有点伤心、害羞：阿辽沙死了，我还能笑。

“这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不让阿辽沙和瓦涅奇卡^①活，就像你妈不想生你一样，可瞧你长多大了呀……”

“阿姨，妈妈怎么不想生我？快讲讲！”

“她腻烦了呗，她自己知道一切。”

“噢，阿姨，请讲讲！”

保姆喝完茶，把茶碗翻到茶碟上，用围裙擦干净嘴。

“伯爵夫人不想生你，就这么回事（保姆尊敬地称我母亲为“夫人”）。我记得，当时伯爵夫人和伯爵非常不和。伯爵夫人总是哭。而伯爵那么严肃，常常是皱着眉走路，甚至很可怕。他一人总在书房里坐着或是去什么地方，很久不在家，而伯爵夫人一个劲儿地哭，后来伯爵夫人知道怀孕了，‘列沃奇卡’，（列夫的爱称）她喊，‘我不想，不想生孩子了，你想抛弃我们，你走吧！’而伯爵一个劲儿劝。当然，我和孩子们都在场，一切我都听到了。老爷总是想，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全懂，现在怎么样，过去怎么回事，我们搞得一清二楚。谁和谁吵架了，还有谁爱上谁了……后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伯爵夫人）

^① 伊凡（瓦涅奇卡）是托尔斯泰的最小儿子，第13孩子，1889年——1895年。——译者注

去图拉找妇科大夫打胎。可大夫说：‘不，伯爵夫人，我很乐意给别人打胎，但给您，哪怕您给很多钱，我也不干！如果发生什么事，一定是灾难！’伯爵夫人去图拉旅行一趟，也没什么结果。她什么没做过呀！把脚放到开水里，在不能忍受的热水里洗澡，不然就爬上五斗橱，要从那儿跳下来，还有更可怕的呢！我对她说：‘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您在做什么呀！难道可以这么做吗？要知道，这样您会丧命的！’她说：‘阿姨，我不想生孩子，伯爵不再爱我了，想抛弃我们出走！’伯爵夫人全身哆嗦。你瞧，一切都无效，孩子生了。”

忧愁使我的心憋闷，鼻子发酸，但保姆没发现这点，继续讲她的。

“你马上该出生了。伯爵走了，他不在！伯爵夫人在哭。到晚上，你生出来了，他们和解了。你生出来时很健康，个很大，头发是黑色的，眼睛还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可是很大。全家人都高兴：是个女孩，很久没生女孩了，都是男孩。”

茶炊时而沉寂，时而又开始欢唱。保姆站起来，用盖盖上它。我心里有点变开朗了。我很满意，大家都为我的出世高兴，我急不可耐地等着继续讲。

“噢，阿姨，后来怎么了？”

“没什么了。”

“怎么没什么？你再说说，后来怎么样了？”

保姆又坐下开始重新擦碗碟。

“往后……你听着，伯爵夫人不想喂你。她已经对一切都厌烦了。与伯爵更不和睦了。他那时候行为古怪，有时去地里和乡巴佬从早到晚干活，有时缝靴子，要不就想把一切东西送人，当然伯爵夫人不喜欢这点。活着、过日子、攒钱、再说孩子们也小，……噢，伯爵夫人故意和伯爵作对，她知道，伯爵不喜欢这么办，伯爵夫人还是把你送给了奶妈。这娘儿们倒是挺

结实、挺胖。”

在保姆的声音里明显可以听到一种公然的恶意。我非常伤心，尽力不被人觉察地擦去眼泪。

“你怎么这样！”保姆生气地大叫，“这是怎么了？我要知道你这么爱哭，我怎么也不给你讲！”

二 我们的家庭

夏天我们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9月初移居莫斯科，孩子们应该上学了，哥哥们去贵族学校和中学，我有英国女教师，在家学。

尽管妈妈非常不愿和他们分别，但爸爸和两个姐姐还是到晚秋才从亚·波利亚纳来到莫斯科，刚一开春就又回到那里。相信：没有她的照料，没有厨师，没有好食品，爸爸总会生病，姐姐们不会像她那样关心爸爸，他们会住在肮脏的地方，没有女仆，总之会做出很多蠢事。

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常受胃痛之苦，有时便秘，有时泻肚，胃灼热使他特别痛苦。医生什么药方没给他开过呀！苏打、煤碴、苦土，还有各式各样的矿物水，什么都无济于事。有时父亲肝痛，但我不记得是否剧烈发作过。母亲说，以前父亲痛苦极了，有时她被父亲可怕的喊声惊醒。有一次，她跑到大厅，看见父亲非常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妈妈总是设法使父亲的食物容易消化，她把饮食问题几乎奉为信条。

厨师谢苗·尼古拉耶维奇每晚都去妈妈那儿，他们长时间地讨论菜单。中饭规定四个菜，给大家吃的肉汤，给Л·Н（托尔斯泰）和姐姐们的素菜，如果第三道菜是蔬菜，那第二道菜就是更富有营养的——米粉饼或者是加乳酪的通心粉。甜食也要视Л·Н胃的情况和小孩子们定：杏仁蜜羹、糖渍果品、乳油脂卷或者夹果酱的小煎饼。

如果Л·Н感觉自己有点虚弱，妈妈和谢苗·尼古拉耶维奇就像阴谋家似的，决定在白蘑菇汤里偷偷添上点肉汤。

妈妈忙的时候，谢苗·尼古拉耶维奇就把菜单给她放在写字台上。菜单是厨子写在一张长长的缀在一起的纸上的。上面除了早、午饭的记录外，还有一串论断：“瓦涅奇卡肚子痛，给他做鸡肉饼和鸡汤。”“把熬好的稀粥放在蘑菇鸡汤里一起熬，做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早餐，他有点诉苦：‘胃疼’。”“有客人来吃午饭，到野味摊买榛鸡、越桔，再寻寻好菜花或者抱子甘蓝。”

厨师谢苗·尼古拉耶维奇懂得我母亲的半截话。他的炊事本领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每晚临睡前，妈妈喜欢考虑给谁吃什么，她的快乐和自豪就在于此。

可父亲尽量把自己的需要减到最低。他既不需要厨师，也不要女仆。他挣脱出家人的照顾，和姐姐们去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享受到了充分自由，还有一个村妇帮忙做饭，村妇虽不懂烹调艺术，砍去了露笋的嫩尖，但她不会往蘑菇汤里加肉汤。

我记得，我们这儿住着一个肮脏、愚蠢的村妇阿尼西娅，后来在村里丢了脸，她偷了农民的羊，大家捉住她，在地窖里搜查到几根羊尾巴和几个羊头。农民没让她受审讯，自己惩罚了她，给她挂上羊头和羊尾巴带到村子里游街，农妇们揪她头发，农夫骂她，小孩们起哄。

她在父亲和姐姐们这儿当厨子，姐姐说，有一次，父亲从厨房边走过，喊住了她：

“阿尼西娅，阿尼西娅！”

“您有什么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你知道吗？你长得像塞米拉米达^①……”

“真的！”……阿尼西娅高兴地惊叫一声。

从这天起，大家都叫她塞米拉米达。

^① 塞米拉米达：巴比伦女王，亚述——巴比伦纪念碑的建立和空中花园与她的名字连在一起。

我那时还小，懂得很少，但我感觉得到，父亲和姐姐们去亚斯纳亚是很快活的，好像学生忽然没有成年人监督了似的，他们写朝气蓬勃的信，当全家又聚在一起时，我们听到他们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很多故事。我记得一个故事说，塔吉娅娜·安德列耶夫娜姨妈^①如何到我家作客，她们只给她吃素食，她已不能忍受了。

一次饭前爸爸和姐姐们拽来一只活鸡，把它系在姨妈应该坐的椅子腿上，在姨妈面前摆了一套大刀具。

姨妈不明白为什么做这一切。

“你不是想吃鸡吗？”爸爸对她说：“我们这儿没人下得了决心宰它，我们就给你准备好了一切……”

妈妈认为孩子们应该受教育，为此我们住在莫斯科。爸爸认为，不应该强迫孩子们学习，而应在普通的劳动生活中寻求知识，因为如果孩子们自己想获得知识，他们就会做到这点。不然大量钱财耗费在教师、学校身上，却谁也不想学习。

孩子们感觉到父母的不和，就不自觉地从每个人身上接受更易理解和更喜欢的东西。父亲直到逝世还在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他认为教育是每个人所必需的。我们把他这话当成耳旁风，捉摸到的只是父亲反对授课。我们喜欢妈妈说的：为了吃得好，穿得好，拥有马车，举行招待会和舞会必需有很多钱。但她要求学习毕业令人不快。我们不考虑这一切，而是尽可能容易、轻松地生活。

同时我们中也有几个学习起来不吃力的。米沙^②是个才能出众的孩子。塔妮娅姑姑非常喜欢他，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的事。一次，塔妮娅和孩子们去亚谢克车站，米沙从雪橇里跌

① 即 T·A·库兹明斯卡娅。

② 米沙是托尔斯泰的第10个孩子。——译者注